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

话说卜老爹睡在床上，亲自看见地府勾牌，知道要去世了，即把两个儿子、媳妇叫到跟前，都吩咐了几句遗言；又把方才看见勾批的话说了，道：“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，我立刻就要去了。”两个儿子哭哭啼啼，忙取衣服来穿上。穿着衣服，他口里自言自语道：“且喜我和我亲家是一票。他是头一个，我是末一个，他已是去得远了，我要赶上他去。天二评：虽游戏之笔，亦以见两老相契之深。说着，把身子一挣，一头倒在枕头上，两个儿子都扯不住，忙看时，已没了气了。后事都是现成的，少不得修斋理七，报丧开吊，都是牛浦陪客。

这牛浦也就有几个念书的人和他相与黄评：都是生意人岂不好，自认得读书人，而牛浦愈坏矣。书害之耶？读书人害之耶？。乘着人乱，也夹七夹八的来往天二评：笔不停机，旋床辘轳不足为喻。初时卜家也还觉得新色，后来见来的回数多了，一个生意人家，只见这些“之乎者也”的人来讲呆话，觉得可厌齐评：真正可厌。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牛浦走到庵里，庵门锁着，开了门，只见一张帖子掉在地下，上面许多字，是从门缝里送进来的。拾起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小弟董瑛，在京师会试，于冯琢庵年兄处得读大作，渴欲一晤，以得识荆[[1]](#footnote-1)天二评：有等人只知时文制艺，不知诗为何物；有等人却又浮慕作诗，开口乱嚼。不知二者孰得孰失。奉访尊寓不值，不胜怅怅！明早幸驾少留片刻，以便趋教。至祷！至祷！

看毕，知道是访那个牛布衣的。但见帖子上有“渴欲识荆”的话黄评：偏偏懂得“识荆”二字。是不曾会过；“何不就认作牛布衣，和他相会？”又想道：“他说在京会试，定然是一位老爷，且叫他竟到卜家来会我，吓他一吓卜家弟兄两个，有何不可。齐评：胸中才略从此得展矣。天二评：卜家弟兄何负于尔？下流昧良可恨。黄评：是何肺腑，畜生不如。主意已定，即在庵里取纸笔写了一个帖子，说道：

牛布衣近日馆于舍亲卜宅，尊客过问，可至浮桥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。

写毕，带了出来，锁好了门，贴在门上。回家向卜诚、卜信说道：“明日有一位董老爷来拜，他就是要做官的人，我们不好轻慢。如今要借重大爷，明日早晨把客座里收拾干净了；还要借重二爷，捧出两杯茶来。这都是大家脸上有光辉的事，须帮衬一帮衬。”卜家弟兄两个，听见有官来拜，也觉得喜出望外，一齐应诺了天二评：几乎教坏二卜，幸拆开得早，受病不深。甚矣，势利之害人，无异杨梅疮，一相接便沾染也。黄评：虽诚信人，亦以官为喜，总无非写富贵功名之害人耳。

第二日清早，卜诚起来，扫了客堂里的地，把囤米的折子[[2]](#footnote-2)搬在窗外廊檐下；取六张椅子，对面放着；叫浑家生起炭炉子，煨出一壶茶来；寻了一个捧盘，两个茶杯，两张茶匙，又剥了四个圆眼[[3]](#footnote-3)，一杯里放两个，伺候停当。直到早饭时候，一个青衣人手持红帖，一路问了来，道：“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？董老爷来拜。”卜诚道：“在这里。”接了帖，飞跑进来说，牛浦迎了出去，见轿子已落在门首。董孝廉下轿进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浅蓝色缎圆领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须，白净面皮，约有三十多岁光景。进来行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董孝廉先开口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又读佳作，想慕之极；只疑先生老师宿学，原来还这般青年，更加可敬。齐评：难道也不向冯琢庵问问备细就来订交，可见一派浮慕之情。牛浦道：“晚生山鄙之人，胡乱笔墨，蒙老先生同冯琢翁过奖，抱愧实多。”董孝廉道：“不敢。”卜信捧出两杯茶，从上面走下来，送与董孝廉。董孝廉接了茶，牛浦也接了。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间天二评：昭十六年《左传》：晋韩起聘郑，立于客间。执政御之，适客后。又御之，适县间。客从而笑之。有位于朝者且然，况乡人乎？。牛浦打了躬，向董孝廉道：“小价村野之人黄评：直以仆视之，可恶至此。不知礼体，老先生休要见笑。”董孝廉笑道：“先生世外高人，何必如此计论？”卜信听见这话，头膊子都飞红了，接了茶盘，骨都着嘴进去黄评：谁叫你喜老爷，正是求荣反辱。牛浦又问道：“老先生此番驾往何处？”董孝廉道：“弟已授职县令，今发来应天候缺，行李尚在舟中。因渴欲一晤，故此两次奉访，今既已接教过，今晚即要开船赴苏州去矣。”牛浦道：“晚生得蒙青目，一日地主之谊[[4]](#footnote-4)也不曾尽得，如何便要去？”董孝廉道：“先生，我们文章气谊，何必拘这些俗情；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，便可奉迎先生到署，早晚请教。”说罢，起身要去。牛浦攀留不住，说道：“晚生即刻就来船上奉送。”董孝廉道：“这倒也不敢劳了，只怕弟一出去，船就要开，不得奉候。”当下打躬作别，牛浦送到门外，上轿去了。

牛浦送了回来，卜信气得脸通红，迎着他一顿数说道：“牛姑爷，我至不济，也是你的舅丈人、长亲！你叫我捧茶去，这是没奈何，也罢了。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？这是那里来的话！”牛浦道：“但凡官府来拜，规矩是该换三遍茶，你只送了一遍，就不见了，我不说你也罢了，你还来问我这些话！这也可笑！天二评：下流无耻。卜诚道：“姑爷，不是这样说，虽则我家老二捧茶，不该从上头往下走，你也不该就在董老爷跟前洒出来！不惹的董老爷笑！”牛浦道：“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个灰扑扑的人，也就够笑的了黄评：可杀！。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错了才笑！”卜信道：“我们生意人家，也不要这老爷们来走动！没有借了多光黄评：谁叫你要借光。反惹他笑了去！”牛浦道：“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，若不是我在你家，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。黄评：得意在此。卜诚道：“没的扯淡！就算你相与老爷，你到底不是个老爷！”牛浦道：“凭你向那个说去！还是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的好黄评：初世为人，得意更在此。还是捧茶给老爷吃，走错路，惹老爷笑的好？齐评：连用老爷二字，如火如锦。天二评：恶烂至此，却不知作者胸中那能发挥尽致。卜信道：“不要恶心！我家也不希罕这样老爷！”牛浦道：“不希罕么？明日向董老爷说，拿帖子送到芜湖县，先打一顿板子！黄评：养犬反噬，即应打死，况其人形耶。两个人一齐叫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！是我家养活你这年把的不是了！就和他到县里去讲讲，看是打那个的板子！”牛浦道：“那个怕你！就和你去！”当下两人把牛浦扯着，扯到县门口。知县才发二梆[[5]](#footnote-5)，不曾坐堂。三人站在影壁前，恰好遇着郭铁笔走来黄评：即用郭铁笔解纷，便为牛布衣妻子寻夫张本。问其所以。卜诚道：“郭先生，自古‘一斗米养个恩人，一石米养个仇人’，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！”郭铁笔也着实说牛浦的不是，道：“尊卑长幼，自然之理。这话却行不得天二评：郭铁笔尚能说公话，以二卜理直气壮故也。但至亲间见官，也不雅相。”当下扯到茶馆里，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。卜诚道：“牛姑爷，倒也不是这样说！如今我家老爹去世，家里人口多，我弟兄两个，招揽不来，难得当着郭先生在此，我们把这话说一说；外甥女少不的是我们养着，牛姑爷也该自己做出一个主意来，只管不尴不尬住着，也不是事。黄评：反以正语劝之。牛浦道：“你为这话么？这话倒容易。我从今日就搬了行李出来，自己过日，不缠扰你们就是了。”当下吃完茶，劝开这一场闹，三人又谢郭铁笔。郭铁笔别过去了。

卜诚、卜信回家。牛浦赌气，来家拿了一床被，搬在庵里来住黄评：本有褥子了。没的吃用，把老和尚的铙、钹、叮当都当了天二评：末等下流，我亦不复能骂之矣。闲着无事，去望望郭铁笔黄评：郭铁笔有许多用处。铁笔不在店里，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“缙绅”[[6]](#footnote-6)卖。牛浦揭开一看，看见淮安府安东县新补的知县董瑛，字彦芳，浙江仁和人。说道：“是了！我何不寻他去？”忙走到庵里，卷了被褥，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，一架磬，拿去当了二两多银子黄评：无往而非偷矣。也不到卜家告说，竟搭了江船天二评：人之无情一至於此。禽兽犹恋其匹，小牛则禽兽之不如矣。恰好遇顺风，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。要搭扬州船，来到一个饭店里，店主人说道：“今日头船[[7]](#footnote-7)已经开了，没有船，只好住一夜，明日午后上船。”牛浦放下行李，走出店门，见江沿上系着一只大船，问店主人道：“这只船可开的？”店主人笑道：“这只船你怎上的起？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才走哩！”说罢，走了进来。走堂的拿了一双筷子，两个小菜碟，又是一碟腊猪头肉，一碟子芦蒿炒豆腐干，一碗汤，一大碗饭，一齐搬上来。牛浦问：“这菜和饭是怎算？”走堂的道：“饭是二厘一碗，荤菜一分，素的一半。黄评：当日食物之贱如此。牛浦把这菜和饭都吃了，又走出店门，只见江沿上歇着一乘轿，三担行李，四个长随。那轿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沉香色[[8]](#footnote-8)夹绸直裰，粉底皂靴，手拿白纸扇，花白胡须，约有五十多岁光景，一双刺猬眼，两个鹳骨腮天二评：颇似严老大行径。黄评：好尊容，一定是个宝货。那人走出轿来，吩咐船家道：“我是要到扬州盐院[[9]](#footnote-9)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，你们小心伺候，我到扬州，另外赏你，若有一些怠慢，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！黄评：又是严大老官口声。船家唯唯连声，搭扶手，请上了船。船家都帮着搬行李。

正搬得热闹，店主人向牛浦道：“你快些搭去！”牛浦掮着行李，走到船尾上，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黄评：此一“拉”，断送刺猬眼生意。摇手叫他不要则声，把他安在烟篷底下坐。牛浦见他们众人把行李搬上了船，长随在舱里拿出“两淮公务”的灯笼来挂在舱口；叫船家把炉铫拿出来，在船头上生起火来，煨了一壶茶，送进舱去。天色已黑，点起灯笼来，四个长随都到后船来办盘子，炉子上顿酒；料理停当，都捧到中舱里，点起一只红蜡烛来。牛浦偷眼在板缝里张那人时黄评：贼形。对了蜡烛，桌上摆着四盘菜，左手拿着酒杯，右手按着一本书在那里点头细看黄评：一本书，必斗方名士之作，如牛布衣等人是也。看了一回，拿进饭去吃了；少顷，吹灯睡了。牛浦也悄悄睡下。是夜东北风紧，三更时分，潇潇飒飒的下起细雨，那烟篷芦席上漏下水来，牛浦翻身打滚的睡不着。到五更天，只听得舱里叫道：“船家，为甚么不开船？”船家道：“这大呆[[10]](#footnote-10)的顶头风黄评：“大呆”二字土语也。前头就是黄天荡，昨晚一号几十只船都湾在这里，那一个敢开？”

少停，天色大亮。船家烧起脸水，送进舱去，长随们都到后舱来洗脸。候着他们洗完，也递过一盆水与牛浦洗了。只见两个长随打伞上岸去了；一个长随，取了一只金华火腿在船边上向着港里洗。洗了一会，那两个长随买了一尾时鱼、一只烧鸭、一方肉和些鲜笋、芹菜，一齐拿上船来。船家量米煮饭，几个长随过来收拾这几样肴馔，整治停当，装做四大盘，又烫了一壶酒，捧进舱去与那人吃早饭。吃过，剩下的，四个长随拿到船后板上，齐坐着吃了一会黄评：以上情景都从牛浦贼眼看出，艳羡久矣。吃毕，打抹船板干净，才是船家在烟篷底下取出一碟萝卜干和一碗饭与牛浦吃，牛浦也吃了。

那雨虽略止了些，风却不曾住。到晌午时分，那人把舱后开了一扇板，一眼看见牛浦，问道：“这是甚么人？”船家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这是小的们带的一分酒资[[11]](#footnote-11)。黄评：人而谓之酒资，贱之至也。那人道：“你这位少年何不进舱来坐坐？天二评：老牛实有用小牛之处，所以一见如故。牛浦得不得[[12]](#footnote-12)这一声，连忙从后面钻进舱来，便向那人作揖、下跪齐评：写出卑鄙情形。天二评：下作。黄评：一见便下跪，下流无耻极矣。那人举手道：“船舱里窄，不必行这个礼，你且坐下。”牛浦道：“不敢拜问老先生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么黄评：“我么”二字，自负极矣。姓牛，名瑶，草字叫做玉圃。我本是徽州人。你姓甚么？”牛浦道：“晚生也姓牛，祖籍本来也是新安。”牛玉圃不等他说完黄评：妙在“不等他说完”，而牛浦一听便甘心叫叔公，一倨一卑，好看杀。便接着道：“你既然姓牛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我和你祖孙相称罢。我们徽州人称叔祖是叔公，你从今只叫我做叔公罢了。”牛浦听了这话，也觉愕然，因见他如此体面，不敢违拗，因问道：“叔公此番到扬有甚么公事？”牛玉圃道：“我不瞒你说，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黄评：个把老爷见之，当何如？。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？我是懒出门。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，也不是甚么要紧的人，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黄评：论官府，也该称叔公。有些声势，每年请我在这里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，代笔也只是个名色，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天二评：老牛于不过秋风主顾耳，故不请他住在家中。黄评：自命为雅。我自在子午宫住。你如今既认了我，我自有用的着你处。黄评：“用的着”者，赔钱上当也。当下向船家说：“把他的行李拿进舱来，船钱也在我这里算。”船家道：“老爷又认着了一个本家，要多赏小的们几个酒钱哩。”

这日晚饭就在舱里陪着牛玉圃吃。到夜风住，天已晴了。五更鼓已到仪征。进了黄泥滩，牛玉圃起来洗了脸，携着牛浦上岸走走；走上岸，向牛浦道：“他们在船上收拾饭费事，这里有个大观楼，素菜甚好，我和你去吃素饭罢。天二评：带来路菜只够一日，却被大风阻隔，只好大观楼吃素菜了。黄评：想是鲥鱼、火腿吃腻了肠子，要吃素饭，岂知素饭吃出丑来了。回头吩咐船上道：“你们自料理吃早饭，我们往大观楼吃饭就来，不要人跟随了。”说着，到了大观楼。上得楼梯，只见楼上先坐着一个戴方巾的人，那人见牛玉圃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老弟！”牛玉圃道：“原来是老哥！”两个平磕了头。那人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牛玉圃道：“这是舍侄孙。”向牛浦道：“你快过来叩见。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，常在大衙门里共事齐评：此是口头常语，与后文对照。王义安老先生。快来叩见。黄评：又叩见龟祖。牛浦行过了礼，分宾主坐下，牛浦坐在横头。走堂的搬上饭来，一碗炒面筋，一碗脍腐皮，三人吃着天二评：如此俭薄。牛玉圃道：“我和你还是那年在齐大老爷衙门里相别，直到而今。”王义安道：“那个齐大老爷？黄评：蠢乌龟不解牛意。牛玉圃道：“便是做九门提督的了。”王义安道：“齐大老爷待我两个人是没的说的了！”正说得稠密，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：前面一个穿一件茧绸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块，后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裰，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，走了上来天二评：老牛要吃素饭，偏遇着吃荤饭的秀才。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，那穿茧绸的道：“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！齐评：原来如此，好个大来头。黄评：奇，文笔诙谐，不平如是。那穿元色的道：“怎么不是他？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[[13]](#footnote-13)！黄评：匡二方巾变为高黑帽，王义安绿头巾又变为方巾一顶，何神化不测如是。不由分说，走上去，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，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，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天二评：《雷峰塔》金山一折有此奇观。两个秀才越发威风。牛玉圃走上去扯劝，被两个秀才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你一个衣冠中人，同这乌龟坐着一桌子吃饭天二评：两个秀才意谓牛玉圃偶与王义安搭桌吃饭耳，不知却是二十年拜盟弟兄。然浦郎乖贼，於此已窥破一二矣。你不知道罢了，既知道，还要来替他劝闹，连你也该死了！还不快走，在这里讨没脸！黄评：骂得痛快，于是牛祖变为龟弟，为龟孙所笑矣。牛玉圃见这事不好，悄悄拉了牛浦，走下楼来，会了帐，急急走回去了。

这里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。店里人做好做歹，叫他认不是。两个秀才总不肯住，要送他到官。落后打的乌龟急了，在腰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黄评：乌龟身价值三两七钱，比酒资较贵。才罢了，放他下去齐评：原来如此，这个来头更大。天二评：放生龟，后有用处。

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，开到扬州，一直拢了子午宫下处，道士出来接着，安放行李，当晚睡下。次日早晨，拿出一顶旧方巾和一件蓝绸直裰来黄评：少戴方巾罢。递与牛浦，道：“今日要同往东家万雪斋先生家，你穿了这个衣帽去。天二评：牛浦郎戴方巾。当下叫了两乘轿子，两人坐了，两个长随跟着——一个抱着毡包——一直来到河下。见一个大高门楼，有七八个朝奉[[14]](#footnote-14)坐在板凳上，中间夹着一个奶妈，坐着说闲话黄评：写盐商家便是盐商家气象。轿子到了门首，两人下轿走了进去，那朝奉都是认得的，说道：“牛老爷回来了！请在书房坐。”

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，过了磨砖的天井，到了厅上。举头一看，中间悬着一个大匾，金字是“慎思堂”三字，傍边一行：“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”黄评：借挽荀玫。两边金笺对联，写：“读书好，耕田好，学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”齐评：盐商家必须描摹一番。天二评：此联颇有意思。黄评：偏是此等人家有此等对联。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；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，十二张花梨椅子；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。从镜子后边走进去，两扇门开了，鹅卵石砌成的地，循着塘沿走，一路的朱红阑杆，走了进去，三间花厅，隔子中间，悬着斑竹帘。有两个小幺儿在那里伺候，见两个走来，揭开帘子让了进去。举眼一看，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，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，是“课花摘句”四个黄评：以上仍从牛浦穷眼看出。。两人坐下吃了茶，那主人万雪斋方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头戴方巾天二评：万雪斋戴方巾。黄评：又是一个方巾，而身价不止三两七钱矣。手摇金扇，身穿澄乡茧绸直裰，脚下朱履，出来同牛玉圃作揖。牛玉圃叫过牛浦来见，说道：“这是舍侄孙。见过了老先生！”三人分宾主坐下，牛浦坐在下面。又捧出一道茶来吃了。万雪斋道：“玉翁为甚么在京[[15]](#footnote-15)耽搁这许多时？”牛玉圃道：“只为我的名声太大了，一到京，住在承恩寺，就有许多人来求，也有送斗方来的，也有送扇子来的，也有送册页来的，都要我写字、做诗；还有那分了题，限了韵来要求教的。昼日昼夜[[16]](#footnote-16)，打发不清。才打发清了，国公府[[17]](#footnote-17)里徐二公子，不知怎样就知道小弟到了天二评：逗徐二公子。黄评：此处先影国公府。一回两回打发管家来请。——他那管家都是锦衣卫[[18]](#footnote-18)指挥，五品的前程黄评：�`人语，与匡二同。到我下处来了几次，我只得到他家盘桓了几天。临行再三不肯放，我说是雪翁有要紧事等着，才勉强辞了来。二公子也仰慕雪翁，尊作诗稿是他亲笔看的。”因在袖口里拿出两本诗来递与万雪斋，万雪斋接诗在手，便问：“这一位令侄孙一向不曾会过，多少尊庚了？大号是甚么？”牛浦答应不出来齐评：描写绝妙，真已吓昏矣。天二评：平生未见如此排场，眼花缭乱，猝蒙见问遂不能出口。黄评：吓呆了。大号不敢说者，以牛布衣相与老爷多，恐露破绽耳。牛玉圃道：“他今年才二十岁，年幼还不曾有号。”万雪斋正要揭开诗本来看，只见一个小厮飞跑进来禀道：“宋爷请到了。”万雪斋起身道：“玉翁，本该奉陪，因第七个小妾有病，请医家宋仁老来看，弟要去同他斟酌，暂且告过。你竟请在我这里宽坐，用了饭，坐到晚去。”说罢，去了。

管家捧出四个小菜碟，两双碗筷来，抬桌子，摆饭天二评：亦甚淡薄。牛玉圃向牛浦道：“他们摆饭还有一会功夫，我和你且在那边走走，那边还有许多齐整房子好看。”当下领着牛浦走过了一个小桥，循着塘沿走，望见那边高高低低许多楼阁。那塘沿略窄，一路栽着十几棵柳树，牛玉圃走着，回头过来向他说道：“方才主人问着你话，你怎么不答应？”牛浦眼瞪瞪的望着牛玉圃的脸说黄评：仍是吓昏了。不觉一脚蹉了个空，半截身子掉下塘去天二评：平生未见如此排场，眼花缭乱，猝蒙见问，遂觉茫然。牛玉圃慌忙来扶，亏有柳树拦着，拉了起来，鞋袜都湿透了，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。牛玉圃恼了，沉着脸道：“你原来是上不的台盘的人！齐评：那知他颇会作弄你耶。黄评：谁教你带他来。忙叫小厮毡包里拿出一件衣裳来与他换了，先送他回下处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旁人闲话，说破财主行踪；小子无良，弄得老生扫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识荆——初次识面的意思。唐李白写信给做过荆州长史的韩朝宗，用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”两句话，要求相见。后人就把“识荆”作为和人初相见时推重对方的客套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折子——这里指的芦囤。是用芦席围成巨筒，下铺草垫，用以藏粮食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圆眼——桂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地主之谊——本地主人的招待义务。就是东道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二梆——地方官坐堂问案前，发头、二、三梆，即鸣鼓击梆三次，是一种仪注，发过“三梆”，官才出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新“缙绅”——这里的“缙绅”，是书店出版的全国职官录“缙绅全书”的简称。职官录要依据官员不断更换的情况随时修改重版，所以有新有旧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头船——头班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沉香色——黄、灰、银红混合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盐院——指盐政衙门。盐政是一个地区的盐务最高长官，下文说到的盐运使司盐运使，简称“运司”，归盐政节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大呆（dāi）——很大的意思。这里是形容风的猛烈，第二十六回“大呆”，是形容成人长大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带的一分酒资——意指附带的一个船客。船被包后，这船客所付的船钱就是额外收入，所以说是“酒资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得不得——巴不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——明、清封建律例，不准娼、优、隶、卒、奴仆这几类人以及他们的子孙们应考做官，也不准他们穿戴读书人的衣巾。王义安是开妓院的，戴方巾是违例，所以那两个秀才讹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朝奉——原是唐代官阶名称，宋代一般用作对绅豪的尊称，后来成了盐、典行业里的伙计的称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京——这里指南京。明成祖迁都北京，仍旧保持南京的京师体制。明人口头语也称南京做“京”或“京里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昼日昼夜——日日夜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国公府——指中山王府，明徐达的后人袭封中山王，有一时期兼理南京守卫事宜。所以第三十五回写捉拿卢信侯，有中山王府发来兵马的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锦衣卫——明朝特设的直接受命于皇帝的警卫刑捕机关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